#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龔果

謄録監生臣沈浩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一

服飾部十二步揺 釵 釧 鈴 花勝 指環 鈴 鐺 珥 梳 枇 刷 帊 假髻 髢 粉 脂 澤 黛 的 𪗶 支

步揺一

原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則揺也 增古今注曰紂作步揺

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揺 傅玄豔歌行

曰首戴金步揺耳繫明珠璫

步揺二

增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黄金步揺

原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揺一具　續漢書輿服志曰太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以翡翠為毛羽步揺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糾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　增江表傳曰孫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揺假髻以千數令宫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輙命更作

原晉書曰慕容氏祖莫護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揺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　晉令曰步揺蔽髻皆為禁物　增東宫故事曰太子納妃有步揺一具九鈿函盛之　北夢瑣言曰唐宣宗甞有金步揺未能對温庭筠以玉條脫對之帝賞焉

步揺三

原詩梁范靜妻沈氏詠步揺花詩曰珠花縈翡翠寶葉

間金瓊翦荷不似製為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瑶瑛但令雲髻插蛾眉本易成

釵一

原釋名曰叉枝也因形名之也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

釵二

原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有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倢伃至昭帝元鳳中宫人猶見此釵黄諃

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直升天去故宫人作玉釵因改名玉燕釵言其吉祥　增趙飛燕外傳曰趙后手抽九雛釵為昭儀簪髻　原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荆釵布裙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戴瑇瑁釵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獻帝為李傕所敗帝傷趾伏后以繡紱拭血刮玉釵以覆創應手創愈　又曰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尚不勝況龍鸞之重乎　增又曰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

粟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宫人因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原又曰石崇愛婢翔風刻玉為倒鳳之佩瑩金為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名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　增唐書曰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後釵為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為郎吏妻首飾有七

十萬錢其可久乎　又曰唐末世俗尚以琉璃為釵釧近服妖也拋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　宋史曰李及素謹厚知秦州將吏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驚服　廣輿記曰夔州八陣磧有武侯廟夔人每歲人日出游磧上婦人拾小石可穿者繫釵頭以為一歲之瑞

釵三

原蔽髻　挂冠 晉令云六品以下得服金釵以蔽髻三品以上服爵釵　司馬相如美人賦云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金環　銅鼓 東宮舊事云太子納妃有金環釵　裴淵廣州記云南海豪富女子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銅鼓故號為銅鼓釵

瑇瑁　翡翠 繁欽詩云何以表別離耳服瑇瑁釵　宋玉諷賦曰臣常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羮來勸臣食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

增化二龍　刻九鸞 杜陽雜編云大歷中日林國貢龍角釵二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帝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起遂化二龍騰空而去又云咸通中同昌公主有九玉釵刻九鸞皆五色有字曰玉兒其巧妙非人工所製公主一日晝寢夢絳衣奴云潘淑妃取九鸞釵釵遂亡或曰玉兒潘妃小字也

釵四

**原曜首** 秦嘉與婦徐淑書云今致寶釵一雙價直千金可以曜首淑荅曰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

**同心** 憑虛子贈婦書云合服同心釵

**駭雞** 黄香九宫賦曰連明月以為懸刺駭雞以為釵

**金雀** 陳思王美女篇云頭戴金雀釵腰佩翠琅玕

**增蟠龍** 古今注云蟠龍釵梁冀婦所製

**金鳳** 古今注云釵子蓋古笄之遺象也秦穆公以象牙為之敬王以玳瑁為之始皇以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為腳號曰鳳釵

**三十隻** 晉山陵故事云后服有玳瑁釵三十隻

**十二行** 古歌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付使者** 江漢傳云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玳瑁三點釵羣臣以為非禮咸欲不與孫權敕付使者

**賜將士** 宋書云泰始三年以皇后以下六宫金釵千枚

班賜北征將士

**原戲著閤頭** 幽明録云義熙七年東陽楊道思新娶得婦相愛婦梳頭道思戲以銀釵著户閤頭

**夢置楣上** 録異傳云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户楣上忘向婦説婦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户上婦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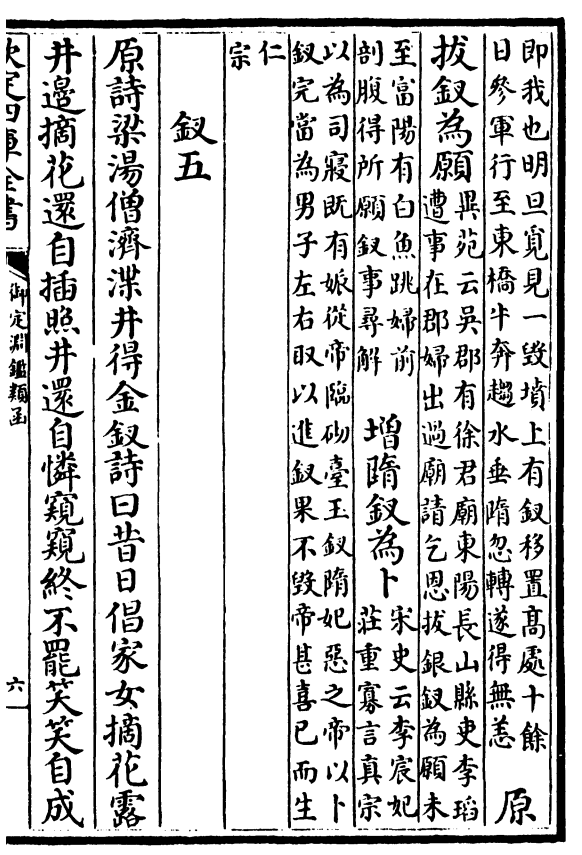
**增**

**明道指釵** 山堂肆考云程明道未能言時叔母抱之遊戲不覺墮釵數日乃覺尋不獲明道以手指示叔母抱隨所指尋之乃獲

**思永還釵** 又云宋彭思永八九歲時晨出就學拾一金釵默坐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付之吏謝以金不受

**留釵訪家** 太平御覽云王達妻衛氏為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書并釵釧訪其家焉

**見釵移墳** 幽明録云潯陽參軍夢一婦人跪稱先葬近水淯没誠能相救雖不富貴可薄免禍參軍曰何以為誌婦曰君見渚上有魚釵



即我也明旦覓見一毀墳上有釵移置髙處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牛奔趨水垂隋忽轉遂得無恙

原拔釵為願 異苑云吳郡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李瑫遭事在郡婦出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為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事尋解

增隋釵為卜 宋史云李宸妃莊重寡言真宗以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墮妃惡之帝以卜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 釵五

原詩梁湯僧濟渫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插照井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成

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鮮
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增唐王建開池得古釵詩
曰美人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皇半在雙股
齊鈿花落處生黃泥當時墮地覔不得暗想窗中還夜
啼可知將來對夫壻鏡前學梳古時髻莫言至死亦不
遺還似前人初得時　又失釵怨詩曰貧女銅釵惜於
玉失却來尋一日哭嫁時女伴與作妝頭戴此釵如鳳
皇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鏡中乍無失髻

樣初起猶疑在牀上髙樓翠鈿飄風壓明日從頭一片新　張籍古釵歎詩曰古釵墜井無顔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皇宛轉有古儀欲為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　宋謝翺古釵歎詩曰刑徒鬼火去飄忽息婦堆前殯齊發白煙淚濕樵叟來拾得慈獻陵中髪青長七尺光照地髪下宛轉金釵二持歸熏沐置髙堂邑裏恐為神所將妻兒朝

拜復暮拜冉冉臥病不得痊省知天物厭凡庸夜送白龍潭水中叩頭却顧祈免死永入幽宮伴龍子　元吳嵩古釵歎詩曰何年美人寶釵失深井沈泥汚玓瓅一朝拾得再揩磨三回五回看歎息雙鸞匹鳳兩股勻終然汙色難為新當時光瑩照頭上有似桃李揺青春今人不識古儀狀寶釵雖好非時樣為君插罷擁髻悲物無貴賤皆隨時　明詹同古釵歎詩曰黄金作釵分兩股青髻如雲鳳雙舞照見臙脂井水香後主宮中數千

女一朝野花成綺羅但見兔迹狐蹤多有人拾得古釵

賣腸斷當年玉樹歌　朱多炡以古玉釵寄馬姬詩曰

千有餘年兩鎈股傳玩微露漢宫土當時貴姊應嘉辰

此物曾經踴躍陳同心七寶㕦花結連理交枝竹節新

昭陽燕子無消息曾見釵頭無比翼異遥憶美人臨鏡妝

鳳皇臺前雙鳳皇

原賦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持精思於雀

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團

團而應規於是姸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孌飛寵並修敕理袿襟整服飾黛元眉之琰琰收紅顔而發色流盼閒步輕袪翼翼翼恃炫豔以相邀常逍遥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原蔵後漢崔瑗三珠釵蔵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鬒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贊靈

原啓梁元帝謝東宫賚花釵啓曰莖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葉王粲之詠愧此乘蓮九宫之璫豈

直黄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髙崔瑗之説況以麗玉澄輝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髙踐翡翠之名

釧一

增説文曰釧臂鐶也　通俗文曰環臂謂之釧　原陳思王樂府曰弱條日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鐶

釧二

增東宫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釧一雙　南齊書曰

東昏侯為潘妃作琥珀釧一隻直七十萬　南史曰晉時師子國獻玉像高四尺二寸齊東昏毀像為潘妃作釵釧　宋史曰王元象為下邳太守好發冢有一冢每日初升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發之女子年可二十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慎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斷臂取之女復死

釧三

原約腕　綰臂　王粲閑居賦云願為環以約腕　繁欽定情詩云何以致拳意綰臂雙金環何

以致契闊繞
臂金跳脫

增

買書　易酒　唐書云交河王麹兄昭少好學有鬻異書於市者其母將為買之技索家財不足其價惟有金釧數枚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乎促買此書貽後位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　元史云岳柱字止所性穎悟方八歲觀何澄畫陶母翦髮圖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翦髮為也何大驚異之

金條脫　玉臂支　盧氏新記云唐文宗一日謂宰臣曰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安妃金條脫是臂飾也　明皇雜錄云帝曰我祖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粟玉臂支朕以岐王初進龍池篇賜之金帶以玉臂支賜妃子又夢溪筆談云金陵人登六朝陵寢得玉臂支兩頭旋轉可以屈伸令圓近於無縫為九龍統之功侔鬼神

釧四

**增鏤鐟** 祖台之志怪云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為室家持一雙金鐟與太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鏤鐟狀如鈕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鏤鐟開棺視臂果無復有鏤鐟

**挑脫** 字彙云釧古謂之挑脫金條旋轉數匝浮貫臂間古男女同用今惟女飾用之

**原寄情** 何偃與謝尚書云珍玉名釧因物寄情

**增為資** 宋史云彭思永就舉將數釧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隋其一於袖間衆相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後舉手揖釧隋於地衆服其量

**原與主得蘇** 甄異記云樂安章沈病死將殯而蘇云被錄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其一女同時被錄乃脫金釧一雙託沈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燕接女云家在吳姓徐名秋英沈尋問得之女父母因以女妻之

**許吏放還** 續搜神記云襄陽徐陽病死夜忽崛然而起將

婦臂上金環脫去明日獲蘇婦問故陽云吏持吾去多見行貨得脫者即許金釧便放令還

鎗

增字彙曰鎗小釵承鬌者　原王仲宣七釋曰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鎗之葳蕤　孔煒七引曰長袖隨腕而遺耀紫鎗承鬌而騁輝

花勝一

原釋名曰花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　符瑞圖曰金勝者仁寳也不斲自成光如明月　增援神

契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金勝　胡浩然立春詞曰最好是戴綵幡春勝釵頭雙結　賀方回立春詞曰巧翦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

花勝二

增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　原續漢書輿服志曰太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鑷左右一横簪之　增荆楚歲時記曰人日造華勝相遺起晉賈充　原晉中興書曰孝武時湯

穀氏得金勝一枚長五寸形如織勝

指環一

增五經要議曰古者后妃羣妾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鐶進之娠則以金鐶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本三代之制即今之戒指也

指環二

原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為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　俗說曰晉哀帝王皇后有一紫磨金指環至

小止可第五指帶　增宋書阿羅單傳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南史曰丁貴嬪武帝鎮樊嘗登樓望見漢濱五彩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帝贈以金指環納之時年十四　雲溪友議曰韋皐遊江夏與一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踰八年不至玉簫絶食而歿後得一歌姬真如玉簫中指有肉隐出如玉環　唐書曰定安公主嫁回鶻來歸詔使勞問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賜之

# 指環三

**原**火齊 **增**翡翠 拾遺記云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築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環榴之名將為妖乎孫權乃翻其名為榴環臺 粧樓記云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我欲保長年之好乃令倉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原**結婣 胡俗傳云始結婚姻相然許者便下金同心指環

計月 漢舊儀云宮人御幸賜銀指環令數環計月也

**增**寄還 留別 後魏書云咸陽王禧子樹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器之後復歸魏初辭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 甄異記云沛郡秦樹義熙中至曲阿邨日暮失路遙見火光投之屋有少女因寄宿曉別女以指環與之去時廻顧乃是冢焉

## 指環四

**原林邑獻** 林道記云林邑王獻金指環於吳主 **大秦出** 天中記云天竺大秦國出金指環

**投湯辨訟** 扶南傳云扶南有訟者煑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增登山啓誓** 茅君傳云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求之法當以三月登山齎金環二雙啓以奉誓如此者三以為盟也必得芝草

**原劉寵葬母** 益部耆舊傳云劉寵喪母時亂墳墓盡發寵乃矯母命為家貧無財惟有手上金環賣造墓供遂免發掘

**增王誧寄妻** 集靈記云王誧琅邪人仕梁為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歳暮誧見形謂婦曰卿困乏衣食我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

鈴

原贈銀鈴幽明録云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豔麗琦便解銀鈴贈之女曰感君佳貺以青銅鏡與琦便結為伉儷　繫金鈴祖台之志怪云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即來便留宿乃解金鈴繫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卻無人忽過豬牢邊見母豬臂上有金鈴

璫一

原風俗通曰耳珠曰璫　曹植洛神賦曰珥江南之明璫　增劉公幹魯都賦曰插耀日之笄珥明月之璫

原傅玄豔歌行曰耳綴明月璫　又鏡賦曰珥明璫之

迢迢點雙的以發姿　又七謨曰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璫

璫二

原諸葛恪別傳曰恪嘗獻權馬先鎘其耳范愼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魏書曰太祖嘗得名璫數具令卞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后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

中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瑱珠璫珥

珥一

原說文曰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　毛詩曰有斐君子

充耳琇瑩　又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

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

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

而　孫敏七誘曰珥明月之珍　杜季稚上巳篇曰窈

窕淑女美勝豔妃戴翡翠珥明珠

珥二

原周書曰武王伐紂商師大崩帝辛登廪臺取天知玉珥及鹿玉衣以自焚鹿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所立人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乃勸王立以為夫人也　史記曰淳于髡謂齊威王曰前有隋珥後有遺簪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戰國策曰齊王夫人有七美珥　史記李斯上書曰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又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將去送之廷尉　增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珥　唐書裴矩傳曰隋煬帝以四方朝貢蹕至乃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緋者十餘萬　元史曰阿嚕古以耳環遺耶律希亮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

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

梳枇一

原釋名曰梳言其齒疏也枇言其相比也　説文曰櫛梳枇總名也　增二儀實録曰赫胥氏造梳以木為之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　原毛詩曰其比如櫛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又曰髮晞用象櫛　崔實政論曰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治也　蔡邕女誡曰用櫛則思其心理　物理論曰威行法明

漏吞舟之魚法不明則類於細櫛細櫛則苛慝生也

夢書曰夢梳枇為鮮憂也蝨盡去百病愈也　增徐岑

詩曰思見君巾櫛以弭我勞懸

## 梳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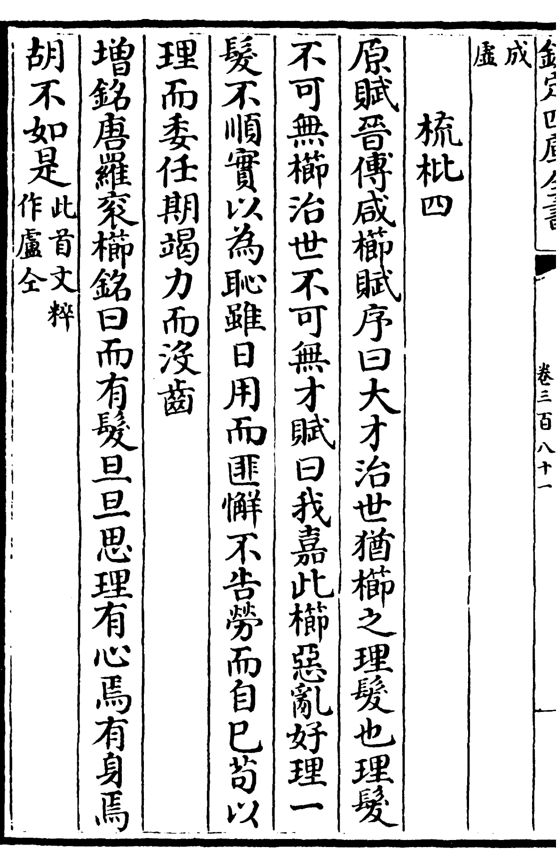
原左傳曰晉太子為質於秦將逃歸請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

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漢書曰孝文帝遺匈奴襦袍梳枇各一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容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此之時不知

天之為蓋地之為輿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魏志曰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射逐一名之惟以梳為枇耳　東宫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瑇瑁梳三枚象牙梳三枚　增樵人直説曰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養生祕法也

梳枇三

原瑇瑁梳 高文惠與婦書云今致瑇瑁梳一枚　增水晶梳 黄山谷詩云月高雲插水晶梳　栴檀梳 四愁詩云美人遺我栴檀梳　油木梳 坐上若無油木梳烹龍炰鳳都





成盧

梳枇四

原賦晉傅咸櫛賦序曰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賦曰我嘉此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為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增銘唐羅衮櫛銘曰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此首文粹作盧仝

增傳明支廷訓蘇理相公傳曰蘇理相公字櫛甫山陽人也本質實木訥幾許切劘以成規制憒人紛紜膠結而自外於理百為引導一闢於大通之途又慮難以徑行其直外貌委蛇而此中條分縷析井井不可亂讀書至元首明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慨然歎曰萬始萬生悉資於元萬邦係一人諒矣椎魯雖鄰於古初而蒙茸無當於雅化吾欲舉世快覩冠裳當襄元后克端軌物躬勤啓迪更設一副以佐之其副亦效公之容與以受

成焉每當清旦之時洮頮甫畢即率其副以進迎機導窾解而析之比類而通之間值紊塞而未易疏暢即或痛切肌膚弗顧期於萬法得理而止油油然更相左右奉為故事會見善之地紊者秩塞者通盡歸約束冠蓋相望於塗已想當時姬公勤三握以勞制作謹四教定三加非起公而預為之經理不能怒髮如相如必且即公而臾科頭如管寧必且就公而整斸很如閭巷少年囚首垢面必且憑公處分各就約束如初其隨在致理

又可縷指而數計也者然豈一時捜剔所能惟總其大綱精密處副實為政雖以丁年並進副以衰鈍乞休復舉一以副公共事如出一手無加大間舊之嫌處之謚如也徵公寧獨通梁童甫無以示儀即九旒五冕安所辨等威哉

刷一

原釋名曰刷者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亦言瑟也刷髮令上瑟然也　說文曰𦸗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　嵇康養生論曰勁刷理髮僅乃得之　增唐詩曰側釵移袖拂豪犀注豪犀刷鬢器也

刷二

原董正別傳曰劉表子琮往候司馬徽遣左右候問徽自鋤園左右問曰司馬君在耶徽曰即是也左右乃罵曰汝何等園奴而自稱徽乎徽於是歸内更刷頭著衣出見琮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刷處尚

可識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豬氂刷大小三枚

帊一

增說文曰帛三幅曰帊　正譌曰帊衣襆也　字彙曰俗婦以緇色繒裹首曰帕同帊

帊二

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綾裹帊五　神仙傳曰王遥字伯遼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

符水鍼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　增宋史曰高防先仕漢為浚儀令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裹印授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為刑官乎俄而周祖即位起為刑部員外郎吏齎印至一如夢中所覩

假髻一

增字彙曰髻綰髮也　原周禮曰追師掌王后首服為副鄭玄注云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髻　增炙轂子曰秦文王加珠翠

翹花名曰鳳髻始皇有凌雲髻參鸞髻望仙九鬟髻漢有迎春髻垂雲髻同心髻魏有文綰髻百花髻晉有芙蓉髻隋有九真髻凌虛髻祥雲髻唐有平蕃髻歸順髻長樂髻百合髻　唐李賀詞曰金翅蛾髻愁暮雲

假髻二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増後漢書曰衛尉馬廖上太后疏曰

聞長安語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誠齋筆記曰明德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餘者繞髻三匝　采蘭雜志曰甄后入魏宮宮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每日后梳妝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效而為髻巧奪天工號為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其一二　原晉中興書曰徵祥説云泰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假髻以為盛飾用

髮豐多不可行戴乃先於籠上裝之名曰假髻 增北齊禮服志曰八品女官偏髾髻 十國春秋曰南唐昭惠國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翠翹鬟朶之狀

假髻三

增飛僊炙轂子云漢武帝時王母降諸仙髻皆異人間帝令宮中效之作飛仙髻 朝天十國春秋云後蜀乾德間婦女爭治髮為高髻呼為朝天髻 墮馬梁冀傳云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參鸞見前 流蘇謝氏詩源云輕雲鬢髮甚長每梳頭立於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

蘇髻於是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觀

芙蓉見前

三角海録碎事云上元婦人三角髻餘髮散垂腰

九鬟見前

鬧埽妝三夢記云唐末宫中髻號鬧埽妝形如焱風散鬖蓋盤鴉墮馬之類

飛天紒宋書云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紒

假髻四

原銘晉成公綏蔽髻銘曰或造兹蔽南金翠翼明珠星列繁華致飾

鬒一

增字彙曰髢束他髮飾髻也髮少則以髢益之　原毛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箋云髢髲也　增曲禮曰斂髮毋髢疏云古人重髮以纚韜髮不使如髢之垂也

髢二

原晉陶侃傳曰范逵嘗過侃時倉猝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殽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增唐書曰藁城尉呉澤髠民女髮為髢州不能劾薛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杖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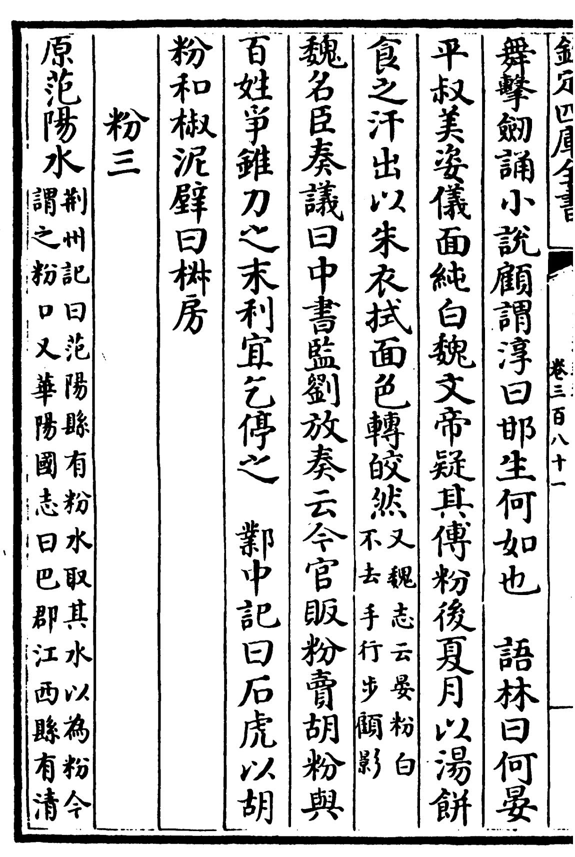
粉一

原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赬粉者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也　神農本草曰粉飾一名鮮錫　增墨子曰禹造粉　博物志曰紂燒鉛錫作粉　原蔡邕女誡曰加粉則思其心之鮮　淮南子曰漆不厭黑粉不厭白　抱朴子曰民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著粉太白施朱太赤　曹植樂府歌曰御金裛粉君傍中有藿納都梁　孔煒七引曰拭

粉游紅𡑞黛揚蛾　傅玄樂府曰粉加甲煎名香熏藿艾納迴光

粉二

增漢書曰惠帝侍中皆傅脂粉　漢官儀曰省中以胡粉塗壁　廣輿記曰荀爽女名采嫁陰瑜年十九而寡爽詐病召采强以嫁郭奕采懷刃將自殺婢奪之因入浴掩户以粉書壁曰尸還陰氏遂自經　原魏畧曰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時大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頭胡





舞擊劍誦小説顧謂淳曰邯生何如也　語林曰何晏平叔美姿儀面純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後夏月以湯餅食之汗出以朱衣拭面色轉皎然　又魏志云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名臣奏議曰中書監劉放奏云今官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利宜乞停之　鄴中記曰石虎以胡粉和椒泥壁曰椒房

粉三

原范陽水　荆州記曰范陽縣有粉水取其水以爲粉今謂之粉口又華陽國志曰巴郡江西縣有清

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皜曜鮮芳常貢京師因名為粉水

增**馬嵬土** 廣輿記曰馬嵬坡上土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以水和粉洗之即除人稱為貴妃粉

**磨夷花** 扶南傳曰頓遜國有磨夷花為粉大香

**水銀膩** 古今注云三代以鉛為粉蕭史與秦穆公錬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水銀膩粉是也

**露華粉** 飛燕外傳云趙后傅露華百英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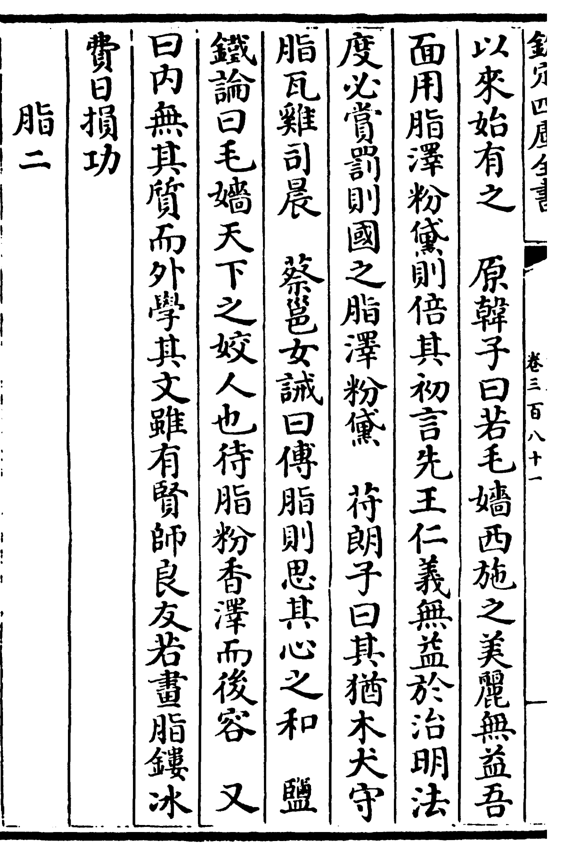
**龍消粉** 傳芳略記云周光祿諸姬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沉香水

**原成雞子** 神仙傳云真人南極子能含粉成雞子數十枚煮令噉之雞子黃中皆有少粉

**泥椒房** 詳前二

## 脂一

增釋名曰脣脂以丹作象脣赤也 廣志曰面脂魏興



以來始有之　原韓子曰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脂澤粉黛　符朗子曰其猶木犬守脂瓦雞司晨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　鹽鐵論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澤而後容　又曰内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脂二

原漢書曰翁伯販脂富傾縣邑　增唐書曰明皇賜楊氏諸姨錢歲百萬為脂粉費　唐百官志曰中尚署臘日獻口脂面脂頭膏及衣香囊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縷牙筩

澤一

增釋名曰香澤人髮恒枯瘁以此潤澤之　原博物志酒泉延壽縣南有山出泉注為溝水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謂為石澤　蔡邕女誡曰

澤髮則思其心之潤　楚辭曰粉白黛黒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　崔瑗七依曰加以脂粉潤以滋澤

澤二

增唐書曰楚王靈龜甍妃上官氏持節嘗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妝澤祭他胙乎　又曰李德武妻裴氏持節居不御薫澤

黛一

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　説文

曰黛作黱畫眉也　增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
原蔡邕協初賦曰粉弛黛落髮亂釵脫　徐陵玉臺新
詠序曰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臙支偏開兩臉

黛二

增酉陽雜俎曰趙合德每沐以九回香膏髮為薄眉號
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玉京記曰卓文君眉不加
黛望如遠山　漢書曰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　東觀
記曰明德馬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采蘭雜志曰膏神曰雁孃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楊太真粧東每件呼之人謂之神粧　唐書曰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少年以黛黑鑱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餘黨懼爭以火滅文

黛三

增雀頭青　宋起居注云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　蛾子綠　煙花記云煬帝宮中爭畫長蛾眉司官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蛾子綠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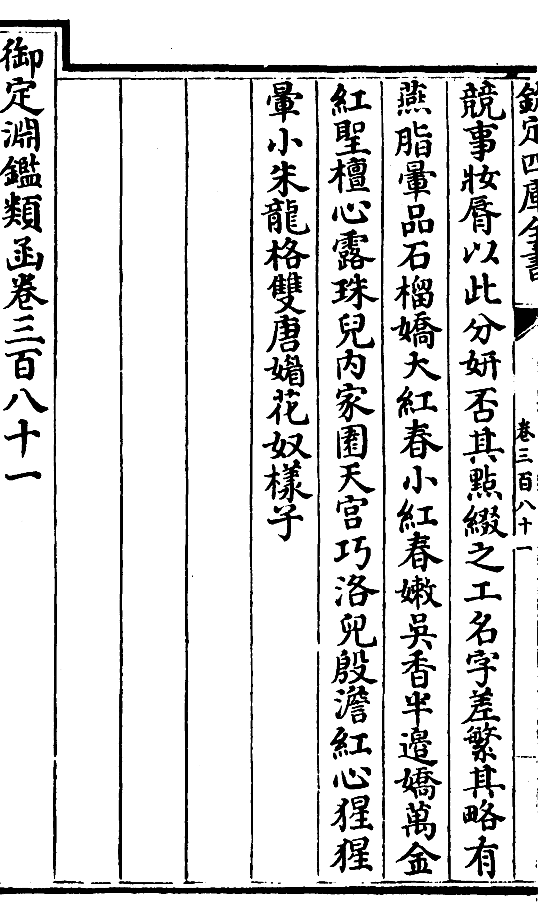
原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録也　王粲神女賦曰施元的結羽釵元一作華　傅玄鏡賦曰點雙的以發姿　繁欽弭愁賦曰點圜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

燕支一

原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紅藍以染粉為婦人面色謂為燕支粉也　增二儀錄曰燕脂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為桃花妝蓋燕國所出故曰燕脂　日札曰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匀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妝淺者為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妝

燕支二

原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可愛如𦠆支也　西河舊事曰匈奴歌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增采蘭舊志曰夜來初入魏宫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宫人俱用臙脂倣畫名曉霞妝　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采紅藍取其花染緋作胭脂婦人用為顏色可愛　增潛確類書曰唐僖昭時都下



競事妝脣以此分妍否其㸃綴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燕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洛兒殷澹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樣子

#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二

## 器物部一

器物總載 桌 几 胡牀 巾箱 笈 箱 簏 笥 匱 厨 篋 匳 匣 嚴器 增筐筥 籠 筒 其帚

### 器物總載一 食器并入

增說文曰皿飯食之用器也 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禮記曰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又曰祭器未成

不造燕器　月令曰仲春之月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又曰仲夏之月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又曰仲秋之月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又曰仲冬之月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又曰中央土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又曰去器之無用者權置者令去之　鄱陽上梁孝王書曰蟠木離奇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增賈誼治安策曰天下大器也令人之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異惟天子之所置

之　又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　老子曰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原虞詡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器　晉樂斐目夏侯玄曰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　增地鏡圖曰齊器之象為牛楚器之象為馬越器之象為蝦蟇宋器之象為白狗秦器之象為豚燕器之象為豕

器物總載二

增史記曰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　逸周書曰武王既勝殷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也曰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即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敧孔子喟然歎曰嗚呼物焉有滿而不覆者乎　史記曰武帝有故銅器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案其刻果然　又曰司馬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於蜀

中　原白帖曰吳鄭泉嗜酒臨卒曰願身化為土陶家取為酒器　又曰晉武幸王氏家食器盡琉璃　增又曰晉時攲器不存形製杜預創意造之　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年中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初有金雕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為左道勸堅誅之雕臨死表堅曰新平地古顓頊墟應出古帝王寶至是果得之　南史曰劉杳字士深為東宮舍人昭明太子賜以瓠食器曰卿有古人風故遺古人之器　唐書曰太宗嘗怪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横流則無復事矣　又曰鄧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　元結惡圓論曰元子家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曰吾聞古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柰何造圓轉之器悅媚嬰兒乎　唐書于頔傳頔請

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初襄有髤器天下以為法至𩓐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器物總載三

增銘明方孝孺食器銘曰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媿色節己以裕衆是為儉德啬人以自封斯為民賊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茍安而忽永圖

案一

原說文曰案几屬也　增又曰檈圓案也　原方言曰

案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槁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異苑曰百丈山上有石房内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夢書曰凡夢見杯案賓客到多客大案少客小案

案二

原燕太子曰太子甞與荆軻等案而食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説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劒

臣背叛之內媿於心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為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西京雜記曰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設桂宮中　增漢書曰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

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輙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　又曰祭肜素清約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帝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劒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　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乃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增南史曰江秉之為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唐書曰唐起居舍人執筆隨宰相入殿夾香案分立
殿下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琢百寶為圓案　唐書曰
劉玄佐既貴母尚在見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玄佐曰
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
可安乎玄佐感悟待下益加禮　五代史曰孫晟事李
昪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
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肉臺盤　宋史曰林特
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

案三

原漆書 金度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 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初拜有漆金度足奏案一枚 青玉 增白石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廣輿記曰張九齡未第時建宅桂山中几案皆白石琢成 原鳩飛 增蛇繞 烈士傳云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詳鳩 廣輿記云五代時陸昭符為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忽散得鐵索重百斤許徐命納庫中人服其雅量

案四

**原俯舉** 東觀漢記云梁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廡下為賃舂妻孟光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跪奉** 又云魏霸延平元年仕為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為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跪霸曰不敢相屈妻慼求去

**子元三杯** 漢書曰朱博字子元為御史大夫為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增祖深一肉** 南史云梁郭祖深為南津校尉加雲騎將軍常服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與可噴飯** 洋縣舊志云與可作亭篔簹谷中蘇子瞻寄詩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是日與可同內人遊此燒筍晚食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原李齊撤饌** 廣陵傅云吳戒字季齊性剛直同業陳叔為賊戒往見之叔為設食戒曰汝為賊奈何為人設食因

舉案投江

趙王自持 史記云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

許后親奉 漢書云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宫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

負版類楯 詳鏡三象兵注

增糊紙如銀 摭言云舉人多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啚詩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

曹公視書 太平御覽云陸雲與兄機書云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案五枚又作敧案以卧視書

原石虎行文 鄴中記云石虎以宫人為女官門下通事又以玉案行文書

案五

原銘漢李尤書案銘曰居則致樂承顔接賓承奉奏記

通達詔剌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

刻香鏤彩纎銀卷足照色黄金廻花青玉漆華映紫畫

製舒緑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廁質錦帷承芳綺縟敬客

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

燭鑒矣勒銘知微敬勗　増宋鼂无咎八仙案銘曰東

皐松菊堂飲中八仙案八仙何必來松菊自吾哉

几一

増釋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也　器物叢談曰几案屬

長五尺高二尺廣一尺兩端赤中央黑几所以依凭之具然非尊者不之設所以示優寵也人几在左神几在右又不可以不辨也　原李尤几銘序曰黄帝軒轅恐事之有闕作輿几之法　增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原周禮司几筵曰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又曰凡吉事變几鄭注王祭宗廟祼于室饋

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示新　又曰仲秋之月
養衰老授几杖　禮記曰進几杖者拂之　又曰謀于
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又曰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
絺綌不入公門　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
傳　增又曰乘車必以几　又曰大夫七十致仕則必
賜之几杖　原左傳薳啓彊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
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
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　增蘇軾詩曰世家不可恃如倚折足几

几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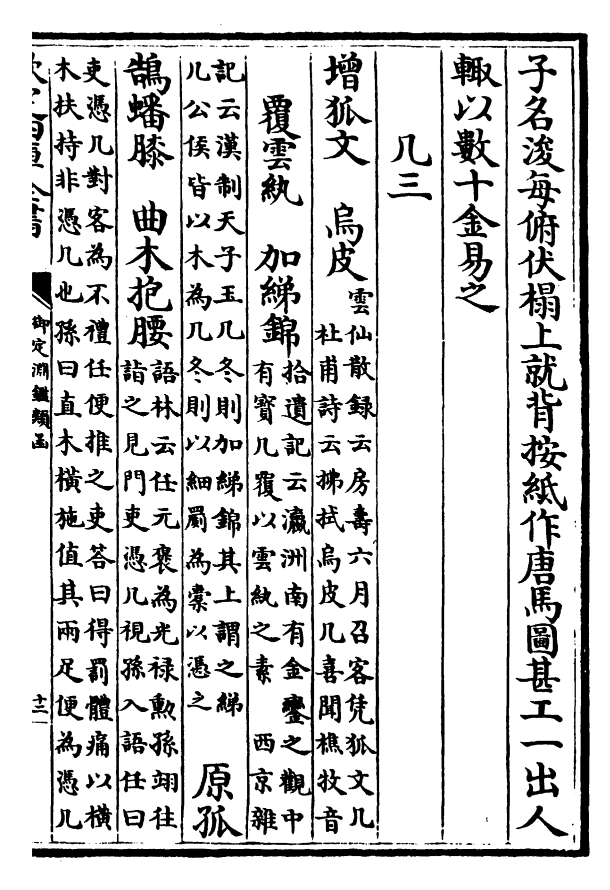
原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也智伯荀罃字也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隱几據杖眄

視相使則厮役之人至　增廣輿記曰梁孝王甞集諸遊士於曜華宫使各賦枚乘賦柳路喬如賦鶴公孫詭賦文鹿鄒陽賦酒公孫乘賦月羊勝賦屏風韓安國賦几不成鄒陽代韓鄒罰酒枚乘諸人賜絹各五匹　原漢書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於帝令年耆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黄門令為太師省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　又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奮髯抵觸其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皆斥罷諸病吏　增東觀漢記曰黄香為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卧几靈壽杖　原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權戚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漢舊儀曰祭天用玉几玉器　魏武上雜物

疏曰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魏志太祖以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器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　竹林七賢論曰魏封晉文王王辭公卿皆當諭旨司空鄭沖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而起書几版為文無所治定乃寫封信　增晉書曰王羲之字逸少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之門生驚懊累日　原鄴中記曰石虎

御坐几悉漆雕畫以五色　增南史曰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　陳書曰王沖為太子少傅高祖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　宋史曰蘇雲卿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相馳書函屬豫章帥及漕帥漕為遊士訪之入圃雲卿曰客何來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卒不應召　廣輿記曰龔開字聖予淮陰人宋亡不仕家益貧賓客造訪至無几席一



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按紙作唐馬圖甚工一出人輙以數十金易之

几三

增狐文 烏皮 雲仙散録云房壽六月召客凭狐文几杜甫詩云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

覆雲紈 加綈錦 拾遺記云瀛洲南有金鑾之觀中有寶几覆以雲紈之素 西京雜記云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為槖以凴之 原孤

鵠蟠膝 曲木抱腰 語林云任元褒為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凴几視孫入語任曰吏凴几對客為不禮任便推之吏答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凴几也孫曰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為凴几

何必孫鵠蟠膝曲木抱腰

几四

增桐木　神仙傳云葛仙公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仙得道後几化為白麂三足時出於山上

靈檀　元觀手鈔云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字輒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神几則飲食可廢

步挽　潛確類書曰道武賜元慕步挽几以優異之

連理　廣輿記云庾易字幼時新野人徙居江陵雅性恬靜以文史自娛長史袁彖慕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牙筆易將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原書誦訓　國語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誦訓之諫注云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

盛真經　漢武內傳曰帝受西王母五岳真經六甲靈符十二事盛以黃金几封以

白玉函以珊瑚為牀

陳蕃設 漢雜事云陳蕃請徐穉為功曹及師友祭酒時設東西之坐重席漆几以候之

呂布斫 魏志曰呂布遣陳登至太祖求徐州牧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誅之太祖悅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

劉政造 異苑云歷陽石秀之倏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之曰聞君巧伴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句而殞

孔融憑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表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也

石室玉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山石室有金牀玉几

海島金几 幽明錄云海中有金臺內有金几雕文備制

几五

原詩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

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章潔白沙尚推移

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原賦漢鄒陽几賦曰高樹淩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

命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絶頂伐

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

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廻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

日躋

增文唐柳宗元斬曲几文曰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

取馬以建家國亘為棟楹齊為閫閾外隅平端中室謹

飭度馬以几維量之則君子馮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

不師古式斷兹揉木以限肘腋敧形詭狀曲呈詐力制

類奇邪用絶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

遑息佘明斯畜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禀氣失

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瘵蹇艱難

不可以遠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嚽屼舍蝎孕蠹外

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馬制器以安彼風

毒敢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滛神化脈體仄筋倦縈乖
衛逆乃喜兹物以為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
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
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踦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逺
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廻車簡牘載焉昭
王市骨樂毅歸燕令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
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
平獲祐於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增銘黄帝几銘曰予居民上揺揺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武王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原漢李尤牀几銘曰虚左致賢設坐來賔莛牀對几盛養已陳毅仁飯義枕典席文道可醉飽何必清醇西伯善養二老來遊　晉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蘇彦隠几銘曰良匠造器妙巧應規俯仰灼照商畧神奇假物興思須以忘疲　增宋陳堯

佐几銘曰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遯厮役來趨嗚呼賢既遯身即孤　晏殊几銘曰小飯防饐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袵鼓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鼂補之几銘曰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頋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强而夕惕

胡牀一

增詩話曰今之交牀本自外國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改

名交牀唐穆宗時又名繩牀

胡牀二

增風俗通曰漢靈帝好胡牀　原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操悳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　魏畧曰裴潛爲兖州刺史時甞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魏志曰蘇則從文帝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

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臣臣愚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皆赦之然以此見憚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晉書曰謝萬嘗詣王恬坐少時王入内謝喜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然了無相酬對意　世說曰庾太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始佳諸佐吏殷浩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遒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

賢欲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夕　晉中興書曰王猛

少貧賤常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隨我

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

猛因拜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既出顧視乃嵩

高山也　增晉書曰王子猷泊舟清溪聞桓子野善笛

而不識遇桓於岸上過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子野王

便令人通問聞君善笛試為我一奏桓素聞王名即便

廻下車據胡牀作三調弄畢便去主客不交一言　梁書曰武帝軍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疊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五代史曰梁太祖命武士執朱珍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耶　宋史曰曹彬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

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為紿己笑曰豈有貴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牀者乎審視之方信　明通紀曰偽漢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破遣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牀上悟許之

胡牀三

增金飾　寶裝 宋書云宗慤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牀及金抹器賜晌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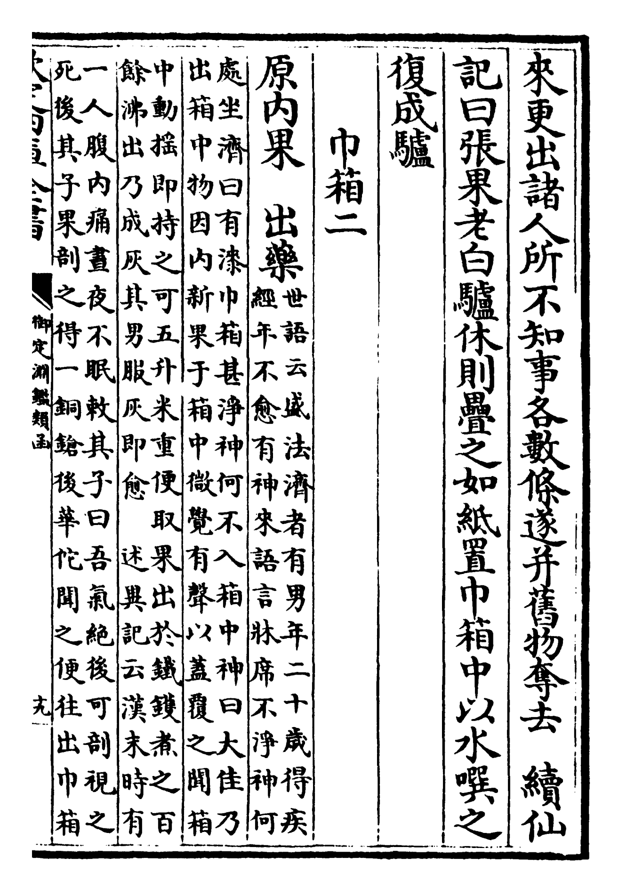
羅宗愨曰鞶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況以乘輿之器賜外臣不若加賜金帛　北齊書云武成胡后布金錢於沙門曇獻席下又掛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者也

胡牀四

原詩梁庾肩吾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敧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巾箱一

增齊書曰王儉令學士隸事多者與巾箱服飾陸澄後



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各數條遂并舊物奪去　續仙記曰張果老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

巾箱二

原内果　出樂　世語云盛法濟者有男年二十歲得疾經年不愈有神來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坐濟曰有漆巾箱甚淨神何不入箱中神曰大佳乃出箱中物因內新果于箱中微覺有聲以蓋覆之閉箱中動搖即持之可五升米重便取果出於鐵鑊煮之百餘沸出乃成灰其男服灰即愈　述異記云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不眠敕其子曰吾氣絶後可剖視之死後其子果剖之得一銅鎗後華佗聞之便往出巾箱

内藥投之鎗即化為清酒

**增化珠　原收雀**

宋書云元兇劭姊東陽公主召女巫嚴道有云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遂為巫蠱　北堂書鈔云揚寶見黄雀被創收於巾箱

**有一卷　置五經**

漢武内傳云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　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求令當付之　齊書曰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价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閲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 笈一

增說文曰极（同笈）驢上負也　風俗記曰笈學士所以負

書箱如冠籍箱也

笈二

增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母令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　原謝承後漢書曰包咸字子良少為諸生受業長安負笈追師　又曰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　又曰高弘字伯武河内山陽人也為琅邪相到官自負笈單步入界聽探風俗厚薄　增又曰方儲字聖明負笈到三輔無術不覽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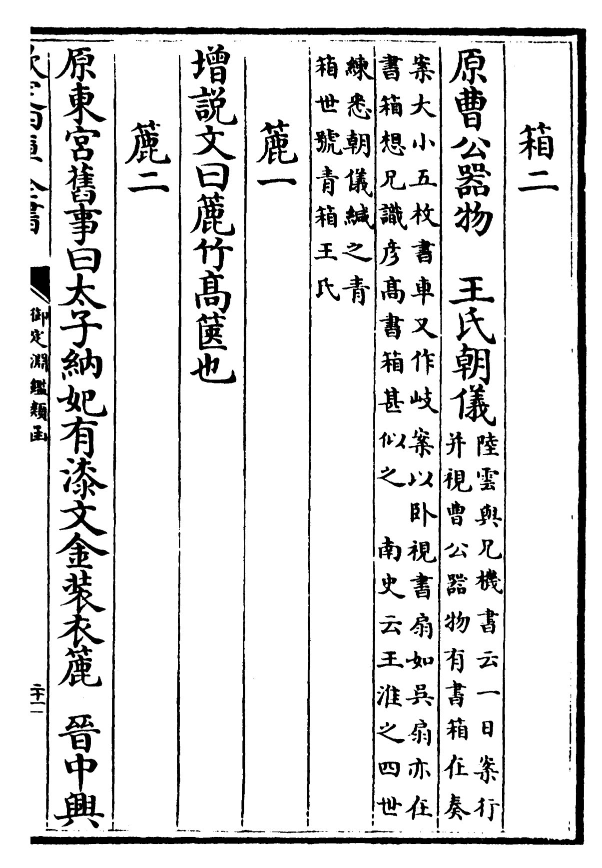
又曰李固父為三公而固嘗步行負笈千里從師

笈三

原尋師　弔友　謝承後漢書曰袁宏博覽羣書六藝常負笈尋師變易姓名　又曰徐穉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具友喪負笈赴弔於百里外　賣卜　增負書　又云郎宗字仲綏負笈賣卜給食諸公表上博士徵宗宗負笈遁去　下詳笈一

箱一

原齊書曰褚炫居身清正為吏部尚書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





箱二

原曹公器物　王氏朝儀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有書箱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歧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彦高書箱甚似之　南史云王准之四世練悉朝儀緘之青箱世號青箱王氏

簏一

增説文曰簏竹高篋也

簏二

原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文金裝衣簏　晉中興

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止見有素簏數枚中有故絮
北堂書鈔曰祖約料財物客至以兩小簏著背後傾
身障之　晉書曰劉柳為僕射時右丞傅迪廣讀書而
不解其義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柳柳曰卿讀書而
無所解可謂書簏矣　增廣輿記曰李善字次璘江夏
人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之書簏

簏三

原受絹　增借書世語云楊脩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曹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内吳

質與謀楊脩白太祖太子懼告質質曰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重白推而無無驗則彼受罪矣太子從之脩果重白無人太祖由是疑焉 廣輿記云宋令狐揆卜築淯溪之上嘗雪中跨馬入城詣張君房借書令蒼頭攜簏負琴以隨揆乃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度寒溪友人林逸繪圖以贈

笥一

增說文曰簞笥 圓曰簞方曰笥 飯及衣之器也 原尚書曰惟衣裳在笥

笥二

原遺餅 進飯 東觀漢記曰上問第五倫曰卿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

母筍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此語　又曰上聞王郎將軍至復驚去馮異進一筍麥飯兔肩

**藏神龜**

**增盛寶鏡** 莊子曰楚有神龜死三歲矣王巾笥而藏之西京雜記云宣帝以琥珀笥盛身毒寶鏡

## 筍三

**原獻筍** 吳越春秋曰越以文笥七枚獻於吳王

**發筍** 夫子廟素書云發吾笥鍾離意

**經笥** 後漢書曰邊孝先自云腹便便五經笥

**緵笥** 馮緄開緵笥有兩赤蛇詳卜筮

**葦笥** 風俗通云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方葦笥為粧具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用之天下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讞廷尉人名悉入葦方笥中斯為驗矣

**竹笥** 北堂書鈔云戴

良五女練裳布被竹笥木屐而遣之又按唐書云大歷八年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屍席槀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

增去任餘縑唐書曰元德秀爲魯山令所得俸悉散孤貧任滿笥餘一縑駕柴車而去

著書藏槀韻府云趙宋孫甫字之翰著唐書七十五卷常別緘其槀於笥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笥避之於池島邊還及門曰書笥在乎曰在餘無所問

笥四

原銘後漢胡廣笥銘曰休矣斯笥凡器爲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帝命所賚用褒令德備以自修所以自敕忠

肅恭懿鮮不為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匱一

增說文曰匱櫝也匣也　韓愈曰伯樂之廄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

匱二

原晉書曰甘卓性先寛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其家金匱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匱將離是以悲鳴襄陽太守周慮等承望敦意害卓　增

唐書曰王伾闒茸無大志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為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廣輿記曰蘇躭郴人事母以孝聞一日忽告母曰仙道已成上帝來召母曰吾誰養乃留一匱云所需即有　元史曰伊嚕布哈為浙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令姪同壽具舟載妻子自匿身木匱中蔽以槀秸脫走至慶元

匱三

原玉櫝 金縢 左傳云昭公七年齊伐燕燕人行成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尚書云金縢之匱

增藏漦 原賣珠 周紀云夏后之衰二神龍止於庭及請其漦藏之龍亡而漦在櫝 韓子云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匱熏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匱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買匱未可謂善鬻珠也

紬書 藏券 司馬遷傳云紬金匱石室之書 漢書云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增銘 漢李尤匱匣銘曰國有都邑家有匣匱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廚一

增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柏書厨一梓書厨一齊書曰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南史曰衡陽王鈞毋區貴人卒鈞哀毀甚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厨二

增施牀 魏畧云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隨青牛先生先生性方正曉知星歷風角鳥情累得其術有婦

無子後亦喪婦獨居道側以甎為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　寄畫晉陽秋云顧愷之尤好丹青嘗以一廚畫寄桓玄悉糊題其前玄乃發廚後而取之封題如舊以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登仙也

篋一

增說文曰匧同篋椷藏也　禮記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

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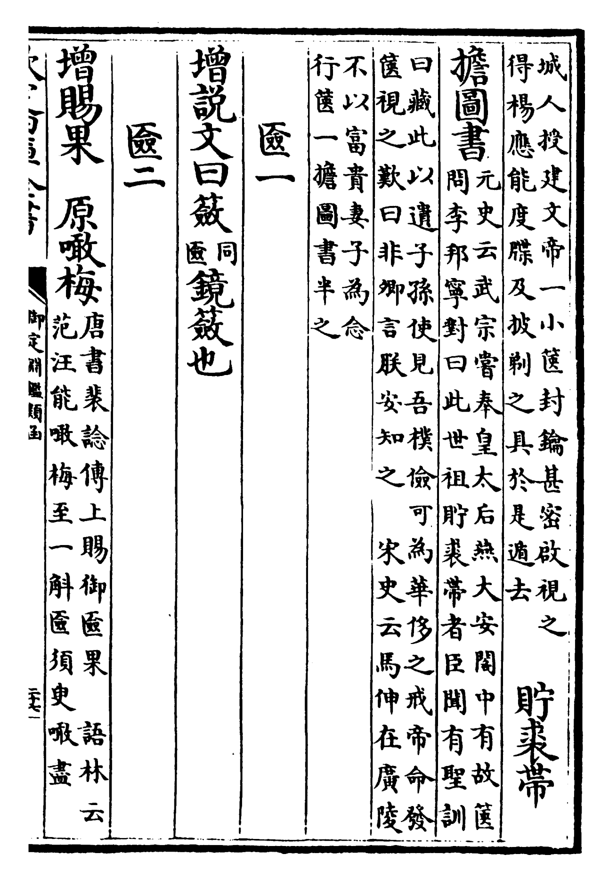
原莊子曰將為胠篋之盜固扃鐍然大盜至則必負匱揭篋而趨　增風俗通曰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占人

修短漢武探筴得十八乃倒讀曰八十果應　原漢書曰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相校無遺　增魏志曰胡質為征東將軍殁後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　晉書曰張華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　唐書曰柳璨公卿託為戕奏名譽日洽以為博奥時號柳篋　宋史曰李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海州辰溪貢丹砂道莱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

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廣輿記曰宋楊萬里歷仕三朝始終一節居恒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之卧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趣裝者

篋三

原返錦　市珠左傳云衛人饋叔向羮與一篋錦叔向受羮返錦　隋書曰突厥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與中國交市獨孤后曰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　示謗書　增封度牒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明紀云靖難兵入



城人投建文帝一小篋封鑰甚密啟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及披剃之具於是遁去

貯裘帶

擔圖書 元史云武宗嘗奉皇太后幸大安閣中有故篋問李邦寧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 宋史云馬伸在廣陵不以富貴妻子為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

匳一

增說文曰𧄼同匳鏡𧄼也

匳二

增賜果 原啜梅 唐書裴諗傳上賜御匳果 語林云范汪能啜梅至一斛匳須臾啜盡

奩三

原太后奩 後漢書云陰太后崩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謁原陵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增貴人奩 拾遺記云陰貴人食瓜美帝使求之時燉煌獻異瓜云是崆峒靈瓜又常山獻巨桃及后崩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也 原澡豆奩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雜物用有純銀澡豆奩純銀括鏤奩 增散風奩 品物類聚記云郭代公愛姬薛氏貯食物以散風奩 賜鏡奩 蔡邕表云賜鏡奩等前後重疊父母於子無以加此 寄香奩 孫仲寄妹書云鏡奩粉盆與郎香奩與若

匣一

增說文曰匣匵也　古歌曰流塵生玉匣　楊炯詩曰妝匣悽餘粉　杜甫詩曰塵匣初開鏡

匣二

原銀匣魏武上雜物疏云御襍物有銀鏤漆匣四枚　增玉匣尚書故實云唐太宗得大王真蹟最惜蘭亭後高宗以玉匣貯藏昭陵　硯匣柳宗元詩云硯匣留塵盡日封　鏡匣酉陽雜俎云元和初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惟第七者光照日　原雞犬匣拾遺録云含塗國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雞犬牛豕死者以玉為匣埋海上其主游戲海上於地中聞犬豕雞之聲主者猶識掘而取還養如昔馬惟毛羽秃落久更如舊　增

蛟龍匣杜甫詩云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 原出太阿文選云太阿出匣 得如意胡綜别傳時人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乃得白玉如意

增山亭石匣宋史五行志云漢乾祐中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扃鐍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以啟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宋建隆中從誨孫繼沖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萬里玉匣廣輿記洪武初居人於萬里得玉匣内有玉簡十六乃宋真宗祀后土文

匣三

增傳明支廷訓方函子拜匣傳曰方函子字肅將鄧林其故居也會詔掄材各以次第上公車上者擬棟梁舟楫

其次列散曹雜局隨所長而自效焉函自分雖不能大用而負才實美不欲混厠任使而逐逐於垢氛寧與詩書禮樂為伍得班輸氏薦剡拜儀禮司丞端方自處無圓融婉轉之態命其掌集儀注往往得當如通謁餽遺報申轉復隨其疏戚尊卑一稟成命而預珍之臨時宣達無纖毫僭忒即有封事亦必與謀之信宿而後上不則非有所蒙焉而不白即有所蹴焉而不寧者外是而文英帖括韻士謳吟亦皆在其樂與中若貪黷私昵之

事如病不越宿即命持去有一二素封遊冶以千金之
劵相媾之詞託凾中處不得已而勉留隨促之曰亟去
亟去君能固我扃人能發我藏將重資無據隱情損洩
矣人亦憚其方正事不關禮數者不能久瀆一日治貲
斧為千里之行挈之與俱導迎體度一如家食時也主
人適坐煩劇不能成寐又為之奉枕席而令其安寢為
姬公為莊生為黃粱與南柯各任其結想以成境覺時
依然一凾也主人器之曰方君方君畫能相我以禮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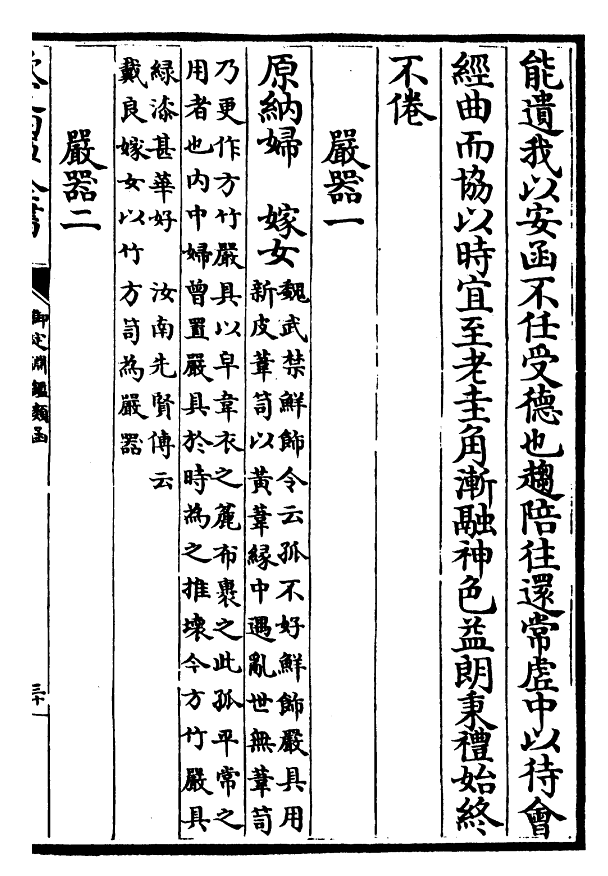
能遺我以安函不任受德也趨陪往還常處中以待會經曲而協以時宜至老圭角漸融神色益朗秉禮始終不倦

嚴器一

原納婦　嫁女　魏武禁鮮飾令云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葦笥以黃葦緣中遇亂世無葦笥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皁韋衣之麁布裹之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於時為之推壞令方竹嚴具綠漆甚華好　汝南先賢傳云戴良嫁女以竹方笥為嚴器

嚴器二





增簪珥嚴器北史后妃傳云舊儀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器　馬齒嚴器脩復山陵故事云梓宮用嚴器五具馬齒嚴器五具　原金蔑嚴器南史云宜都王鏗鎮姑孰於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蔑為嚴器條以啟聞鬱林敕以賜之鏗曰令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油漆嚴器魏武上雜物疏云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畫方嚴器一　嚴器方七寸陸雲與兄機書云按行視曹公器物嚴器方六七寸高四寸　嚴器物幾具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嚴器中物幾具

筐莒一

增說文曰筐飲一作飯器筥也　又曰筥𥳓也　又曰簑

同筥飯筥也秦謂之箱 趙宧光說文長箋曰筐籠當是篋笥之屬說文訓飲器左矣又言筥也筥訓箱箱訓飯筥說文飲字當是飯誤 三禮舊圖曰筐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祭祀之器筥其制圓而長深行幣帛及盛物但可以實物而已又曰筥圓受五升盛饔餼之米致於賓館 小爾雅曰把謂之秉秉四謂之筥 易經曰女承筐無實 毛詩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 又曰于以盛之惟筐及筥 注云方曰筐圓曰筥 又曰

標有梅頃筐曁之　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左傳曰苟有明信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禮記曰蠶則績而蟹有筐

筐筥二

增呂氏春秋曰有娀氏二女為九成之臺上帝令燕往遺二卵爭搏之覆以玉筐北飛遂不反簡狄吞之生契　左傳曰晉侯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京雜記曰元后

在家日燕銜白石大如指墮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文曰母天下遂復合後為皇后常致璽笥中

吳志曰孫皓即位所在承指數言瑞應以問侍中韋昭（後改名曜）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　晉書曰庾衮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明通紀曰永樂十八年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用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顧中官賜之鈔命山東布

政司發粟賑之

籠一

增說文曰籠舉土器一曰笭也又鳥檻曰籠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狐裘負籠甚可怪也　楚辭曰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

籠二

增獻鵠　出鳩史記云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飛其鵠揭空籠見楚王曰飲鵠飛亡吾欲剌腹

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買鴿代之是欺王也欲奔亡痛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王曰信士如此倍鵠在也厚賜之　傅咸班鳩賦叙云余閒居無為有時遊顧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以馴擾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殆如有戀聊為之賦

**放鴿**　**換鵞**

宋王荊公生日罕大御開籠放鴿為祝　晉王羲之性喜畜鵞為山陰道士寫黃庭經一卷籠鵞而去

**養雞**　**放鶴**

幽冥録云晉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窗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韻府云林逋出客至童子開籠放鶴逋即歸

**坐書生**　**護宰相**

韻府云許彥過一書生求寄鵞籠與兩鵞並坐負之不覺其重　原化記云宰相冥司必以紗籠護之

籠三

**增金籠**成公綏鸚鵡賦云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為人所愛玩之以金籠升之以殿堂可謂珍之矣蓋未得鳥之性也

**藥籠**唐書云元澹字行冲謂狄仁傑曰脯腊膎胰以供滋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狄仁傑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青絲籠**王維詩云歸鞍競帶青絲籠

**銀絲籠**杜甫詩云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

**竹籠**明紀云天順中刑部尚書軒輗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賜白金絲帛遣之

**續籠**續述征記云梁郭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郭西注濟水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涌泉發於內室潛以績籠蔽之由是無谷汲之勞姑及家人疑而窺之值婦出而搜其室既

無所覩試發此龍而泉遂潰湯流澋居宇所以名曰龍水也

筒 筩同

增說文曰筩通簫也 又曰筩斷竹也 韻府曰蜀郫縣截大竹為筒盛酒閉以藕絲包以蕉葉信宿香達於外曰郫筒 杜甫詩云酒憶郫筒不用酤 黄庭堅詩曰日落幾家收釣筒

筒二

增吸酒 著詩 珊瑚鉤詩話云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取荷葉盛酒刺葉與柄通屈莖如

象鼻持吸之名碧筒杯云白樂天元微之唱和以詩著筒　林通集注

**寄書　貯米**　晉書云陸機以竹筩盛書信繫黃耳犬頸送至其家　續齊諧記云楚人五日以竹筩貯米投水祭屈原蘇軾詩云飯筩仍愍楚

**聽鳳　盛魚**　律呂新書云伶倫取嶰谷之竹吹之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聽鳳之鳴　廣輿記云漢杜孝巴郡人母嗜魚膾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膾婦出汲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

**投書　貯錢**　漢書云趙廣漢為潁川太守為缿筩投書民相告訐　韻府云東坡在黃州日以錢百五十作一塊用不盡者貯竹筒中

**投殘食　灌小園**　廣輿記云豐干禪師斷竹為筒投殘食於內寒山來即負之去　杜甫詩云連筒灌小園

筒三

增詩唐杜甫信行逺脩水筒引泉筒也按信行隷人名詩曰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内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如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錢起贈裴侍郎湘川廻以青竹筒相遺詩曰楚竹青玉潤從來湘水陰緘

書取直節君子知虚心入用隨憲簡積文不受金體將丹鳳直色映秋霜深寧肯假伶倫謬為龍鳳吟誰將翰苑客昔祕瑤華音長跪捧嘉貺歲寒懋所欽

箕帚一

增說文曰箕簸也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　禮記曰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又曰良工之子必學為箕

又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揭

淮南子曰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埽帚日用而不足貴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壁令人治生大得治田蠶萬倍錢財自入　宋黃庭堅詩曰閑談屢逼人落筆若揮帚

箕帚二

增國語曰越王句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　史記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為大王箕帚

之妾　又曰騶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漢書曰單父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重之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　又曰上朝太公太公擁彗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

箕帚三

增埽門　拂座史記云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以自通常早埽齊相舍人門以求見　齊書曰王思遠性簡潔客來使人覘視衣服垢穢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書

字　擲鵲　晉書云王獻之善隸書有父風以埽帚霑泥書大字方一丈甚善　南越志云鮀覩為南海太守嘗夕飛往羅浮山曉還有小吏晨灑埽忽見兩鵲飛入小齋吏以帚埽之墜於地視乃覩之履也

趣婢焚　許母取　異苑云北海徐寶婢蘭義熙中忽患羸黄而自拂拭有異於常家共伺察見有埽帚從壁角來趣婢取而焚之婢即平復　漢書云賈誼上書云秦人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

長三尺　享千金　西域志云佛帚在月支國長三尺許似孔雀尾也　文選云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

辱妒婦　嫁孤女　齊書云劉休妻王氏妬帝聞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埽帚皁莢以辱之　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兄女名芳將嫁美服既具袞刈荊苕為箕帚曰芳乎汝少孤汝逸

汝豫不汝瑕疵令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箕帚四

增銘漢李尤箕銘曰神農植穀以養烝民箕主簸揚糠粃及陳　明方孝孺帚銘曰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空潔兮於汝何有